

论史诗化风格电视剧的基本叙事策略

2012-2-24 15:34:47 来源:《现代传播》

摘要: 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在中国电视剧作品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并且已经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叙事策略。史诗化风格电视剧所特有的长篇历史编年体的宏大叙事结构, 及其宏观的全局展示与微观的生活细节刻画相结合、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相统一、当代视野与历史视野相融合的叙事方式, 对建构史诗化风格电视剧所特有的雄浑博大、崇高壮美的审美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史诗化风格电视剧一般是指真实再现中国历史或中国革命史上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历史事件, 重点塑造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 叙事规模宏大, 场面壮阔, 具有雄浑博大、崇高壮美的审美品格的历史叙事电视剧。此类电视剧往往立意高远, 视野开阔, 能够站在国家、民族甚至世界的角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宏观的、全方位的把握和再现, 并能在对历史的宏观再现中揭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达到“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的审美效应。本文主要探讨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在叙事方面的基本叙事策略。

一、长篇历史编年体叙事结构

在中国历史上, 由《春秋》开创的编年体历史叙事手法为后世的许多史书所继承, 编年体叙事结构也成为后世许多历史演义小说和历史剧使用的基本叙事结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无不因其编年体叙事结构而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沧桑感和“历史长河”意识, 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当代的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在叙事的整体结构上继承了我国传统历史叙事文学的编年体结构, 在叙事上基本采用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记叙的长篇历史编年体结构。

细分起来, 史诗化风格电视剧的历史编年体叙事结构又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以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为表现主体的编年体叙事, 如《汉武大帝》、《贞观长歌》、《雍正王朝》、《长征》、《延安颂》、《开天辟地》等。这类作品往往以事件带人物, 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进行历史整体的观照和把握, 既有对历史事件的宏观表现, 又有对历史人物的微观刻画, 但叙事主体以对历史事件的宏观再现为主, 是所谓“事前人后”的叙事结构。比如《长征》以 24 集的篇幅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进行的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过程, 叙事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的开始, 直至取得长征的全面胜利。《雍正王朝》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再现了雍正王朝的兴衰成败, 比如作品的前半部分主要围绕九王的夺嫡争权, 再现了康熙晚年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追比户部欠款、刑部顶凶大案、废立太子风波、争夺《百官行述》、太子密谋兵变、争夺大将军王、康熙68岁大寿和王位争夺等, 并以这些事件的此起彼伏、前后相续、事事相生, 带动了对康熙年间晚期历史进程的描绘。这种“事前人后”的编年体叙事结构, 有利于作品全景式地再现历史的进程和重要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另一种叙事结构是以主要历史人物的事迹或性格的发展变化带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的编年体叙事结构。这类作品往往把历史人物放在前景, 以历史人物的塑造为叙事主体, 让历史事件的表现为人物塑造服务, 是所谓“人前事后”的叙事结构, 《大明王朝1566》、《北平战与和》、《成吉思汗》、《陈赓大将》等作品都是如此。比如《北平战与和》站在历史的高度, 选取独特的叙事视点, 突出傅作义的人格魅力及其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傅作义的态度直接决定着北平能否和平解放, 以其态度的转变和心理历程为主要叙事线索, 无疑是作品最好的选择。这样不仅再现了历史, 更突出了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并最终选择了“和”

的傳作义的民族大义和英雄壮举。电视剧《成吉思汗》则以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独特的性格塑造为叙事主体，突出其善良、正直、讲义气、顾全大局、勇猛、威武、智勇双全的性格魅力，同时又不忘记揭示其独断专行和多疑的性格缺陷。其性格中的正面因素决定了其在各派势力相互纷争的蒙古草原上从无到有、由寡到多、由弱变强，一步步统一了辽阔的草原，表现了“一代天骄”独具的豪情和英雄气概；而其性格中的多疑和专断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许多痛苦和遗憾，杀死手足兄弟的悔恨、对妻子和长子的狐疑和猜忌、意气用事招致的失败等，使这个人物充满了强烈的悲剧色彩。这种“人前事后”的编年体叙事结构有利于塑造独具性格魅力的历史人物形象，使历史人物更加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二、宏观的全局展示与微观的生活细节刻画相结合

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大多采用的是客观化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因为“历史不仅要多方收集材料，全面地实录史实，而且要探其因果原委，来龙去脉，以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没有全知视角，是难以全方位地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因果关系、人事关系和兴衰存亡的形态的”^①。《汉武帝》、《雍正王朝》、《解放》、《太平天国》、《开天辟地》等都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这种叙事视角的好处在于，既可以宏观地鸟瞰和再现历史的客观进程和历史背景中的历史人物，又可以游刃有余地深入微观的生活细节和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

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往往从居高临下的角度对历史进行全面的把握和整体的观照，表现为一种“王者视野”和霸王气势，不仅立足点高，立意也高。就像胡玫导演在《雍正王朝》的创作谈中所说：“我们将随着摄像机镜头，随着国家之主雍正的眼睛，俯瞰着他的家国大地和万千子民的生息，看他如何救民富国。”^②这种宏观的、高屋建瓴式的叙事角度，是许多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共有的。比如电视剧《延安颂》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复杂纷乱的十年历史和国内、党内的多重矛盾进行了全景式的再现。作品抓住主干，理清枝叶，“紧紧围绕民族矛盾、抗日战争这条主线，穿插展现了国内矛盾（共产党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阎锡山为首的晋绥军、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党内矛盾（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王明的投降主义）。在这些众多复杂的矛盾事件中，全剧通过两个主要贯穿人物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视点，独具匠心地将毛泽东所扎根的陕北高原——延安与周恩来奔波穿梭于西安、太原、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各大都市的国统区相互穿插，展现出宏大的、气势磅礴的多层次、多信息的抗战史。”^③正是这种宏观的叙事视野，造就了该剧“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和结构宏伟、时空跨度大、场面壮阔、气势恢宏的史诗化审美特质。

然而，史诗化风格电视剧仅有对历史的宏观总揽是不够的，真正优秀的作品都能够充分利用其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优势，把叙事触角探入任何历史生活的角落，把对历史进程的宏观叙述与对历史生活瞬间的微观刻画结合起来，在紧张的政治和战争等宏大历史事件的间隙穿插富有情趣的生活细节或抒情性的段落，以便史诗化作品的叙事既不至于因宏观的鸟瞰再现而流于空疏和单调，又可以使剧情显得张弛相间、起伏跌宕，富于历史生活的质感。比如《长征》就在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转战四川、云南，袭击贵州，勇夺腊子口的紧张激烈的战争间隙，插入许多节奏相对舒缓的生活细节和叙事段落，如毛主席与贺子珍相互体贴、老秀才献诗赞红军、毛泽东战场赋诗词、陕北老乡送大饼、毛泽东会见活佛等。这些段落和细节有的凸显了工农红军与人民鱼水相亲的深厚情谊，揭示了得道多助、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而有的虽并没有对叙事主体产生多少直接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段落和细节都因其与紧张的战争场面的交错进行，起到了使整个叙事显得张弛有度、有缓有急、节奏感强的作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史诗化风格电视剧这种宏观的全局鸟瞰与微观的生活细节刻画相统一的叙事策略，使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对历史的反映基本上做到了“出乎其外”与“入乎其内”的统一，既表现出一定的“高致”，又体现出一定的“生气”。

三、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

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问题一直是所有历史叙事艺术创作面临的首要问题，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经典名著之所以长盛不衰，正在于其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完美统一。记载历史是史书的任务，而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演绎历史，

才是历史叙事艺术的任务。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属于历史叙事艺术，它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反映历史的真实，同时也要有尽可能鲜活的艺术虚构，表现艺术的真实。

在中国电视剧史上，优秀的史诗化风格作品无不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作品的叙事主干，尽可能再现历史的真实。比如《陈赓大将》就选取陈赓一生中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进行叙事，突出其传奇性的人生经历，从黄埔军校时期救蒋介石、上海特科时期铲除叛徒、30年代初期被捕和逃往根据地、红军长征时期从病魔之口救出周恩来、抗日战争时期率兵屡屡重创日军、解放战争时期屡胜黄埔时期的国民党同学、抗法援越和抗美援朝中屡建奇功、创建我国第一所军事工程学院、迎接导弹专家钱学森回国等，直至1961年病逝。作品在选材上尊重历史事实，所叙内容都选自陈赓一生中经历的重要事件，同时又在生活细节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虚构，较好地再现了陈赓富于传奇性的一生。

亚里斯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或然率或必然率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④黑格尔也强调，“如果一部民族史诗要使其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也长久地感到兴趣，它所描绘的世界就不能专属某一特殊民族，而是要使这一特殊民族和它的英雄的品质和事迹能深刻地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⑤史诗化风格电视剧所反映的历史，应该是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历史，必须能够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必然性。而只有在反映历史真实的同时，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对历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进行合理的演绎和虚构，才能通过个别的历史现象反映某些普遍的历史规律，揭示历史的本质。比如《长征》、《延安颂》、《开天辟地》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对共产党与广大受压迫的农民之间鱼水之情的表现，就生动形象地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得民心者得天下，虽然这些作品中相关的情节和具体农民的形象不少是虚构的。

史诗化风格电视剧首先是“剧”和“诗”，其次才是“史”。“史”须借助“剧”这个载体得以表现，而剧之能够被观众接受，则在于它的吸引人，在于它的生动性和故事性。受到观众好评的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大都在真实再现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精彩艺术虚构。以同样反映中国盛唐历史上“贞观之治”的电视剧《贞观之治》和《贞观长歌》为例，前者由于打着“历史纪录片”的旗号，在历史事件的表现和历史人物的塑造上过分拘泥于历史而遭遇了收视率的失败，后者却由于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塑造上都进行了较多的艺术虚构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在《贞观长歌》这部男人戏中最吸引观众眼球的安康公主这条线，其故事内容就几乎全是虚构的。《新唐书》中关于安康公主的记载只有十几个字：“安康公主，唐太宗第十四女，下嫁独孤谋。”电视剧却以极大的篇幅演绎了唐太宗对她的宠爱和她曲折的爱情故事。可见，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对历史进行合理的、生动的、适合当代观众审美趣味的艺术虚构和演绎，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作品才能吸引观众长期收看下去，实现其应有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审美效益。

史诗化风格电视剧之所以必须进行适当的艺术虚构，还因为史书对历史的讲述是简略的，许多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具体的细节、历史人物的生活故事和喜怒哀乐在史书的记载中是缺席的。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说：“历史家只是简单地、单纯地写下了所发生的事实，因此不一定尽他们的所能把人物突出；也没有尽可能去感动人，去提起人的兴趣。如果是诗人的话，他就会写出一切他以为最能动人的东西，他会假想出一些事件。他可以杜撰些言辞，他会历史添枝加叶。对于他，重要的一点是做到惊奇而不失为逼真。”⑥作为历史叙事艺术的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只有在史书记载的基础上对历史事件发展过程中的细节、历史人物的生活情感细节等进行合理的虚构，即以历史为骨干，以虚构为血肉，才能使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加真实生动，具有艺术感染力。电视剧《雍正王朝》对历史骨干的表现和对历史生活细节的虚构就做得比较到位，基本做到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比如据史书记载，雍正在位十三年就朱批谕旨一千多万字，显示了雍正的勤政；雍正在位施行了许多革新措施，比如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清理钱粮亏空等，显示了雍正的治理才能。对这些历史事件，电视剧都给予了大力的表现。而对雍正的个人生活和情感故事以及一些历史事件的具体细节，电视剧则进行了大胆的艺术虚构。比如雍正临死前独自一人在批阅奏折，死去的八爷突然在他的幻觉中飘然而至，人鬼之间进行了一番心理较量后，雍正皇帝溘然长逝。这一情节显然是虚构的，但由于其既再现了雍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勤政，又生动地表现了雍正一生中萦绕的与八爷之间解不开的仇恨情结，故很好地表现了艺术的真实。《恰同学少年》在这一方面做得也很好，剧中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求学历，比如入学考试第一名和社科成绩全优、数学倒数第一等事件是历史的真实，而剧中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同学在岳麓书院畅春亭的高谈阔论、赏雨豪情等情节和细节，以及男女同学之间一些朦胧的感情戏等则大多是艺术的虚构。史实与虚构的有机统一使青年毛泽东和蔡和森、杨开慧等早期革命者的形象显得生机勃勃、光彩照人。

值得注意的是，虚构固然不可少，但虚构必须符合历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符合历史的逻辑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否则会给人以胡编乱造的感觉。《雍正王朝》等优秀作品虽然在整体上基本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但在个别细节的处理上却难免有违背历史真实之嫌。比如《雍正王朝》的原小说作者二月河就曾经严厉批评改编后的电视剧某些地方不符合历史的逻辑，他说：“电视剧里有雍正和金殿里带领群臣向天下人下跪的镜头，那是皇帝吗？那简直是人民公仆啊……从这个角度上讲，这部电视剧是不及格的。”^⑦

四、当代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

德国的古典解释学认为，对历史文献的解释必须符合其固有的原意，解释者在解释时必须排除自己的主观成分，达到与历史文献作者同知同构的地步；解释时间的误差是解释的障碍。而被学界广泛接受的现代解释学则认为，对历史的解释不是对历史本身的求知认同，而是解释者对历史的积极参与、筹划和构建；解释时间的误差不是解释的障碍，而是使被解释对象产生无限意义的源泉。史诗化风格电视剧作为创作者对历史的一种“解释”，必然是创作者以当代人的身份与历史进行的一次对话，是创作者以自己作为当代人的意识和价值观对历史进行的构建，因而其“解释”的当代性色彩是不可避免也不必避免的。无论是《一代廉吏于成龙》和《雍正王朝》等剧对反腐倡廉和政治改革的表现，《汉武帝》和《康熙王朝》等对盛世的歌颂，《恰同学少年》等对教育问题的探讨和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还是《北平战与和》和《解放》等对国民党将领一分为二的表现，都体现着创作者明显的当代意识。这种对历史进行的当代化阐释，是创作者的当代视野与历史视野融合的结果，而正是这种融合才使作品能够贯通今古，起到“古为今用”的作用。

黑格尔说：“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属于我们的，尽管我们对它们很熟悉……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联系，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⑧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们所反映的历史与我们当下的现实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或为现实提供了某种历史的鉴戒，或隐喻了历史与现实的某种相似或关联，或表达了当代人的某种诉求。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就以深受青年观众喜爱的青春偶像剧的形式反映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等爱国学子的爱国热情和学习、爱情生活，使当代青少年观众在审美享受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该剧所触及的因材施教、学以致用等教育问题在当下社会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在剧中，毛泽东社会科学成绩全优，而数理化音乐美术成绩却比较差，数学成绩更是倒数第一。湖南第一师范开明的校长和老师们在经过激烈的讨论后，决定因材施教，对毛泽东给予了空前的肯定和照顾。湖南一师的校长和老师超前的教育理念对我们今天中国的教育现状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因为在当今中国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在小升初的选拔考核中往往暗中以奥数成绩作为选拔学生的唯一标准，其结果是，不擅长学习奥数的学生也被家长逼着学奥数。而因为学奥数，无数孩子的其他特长被无情地扼杀和泯灭。重庆等地教育部门严禁以奥数作为小升初考核科目、严禁办奥数补习班的规定，就是在《恰同学少年》一剧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的情况下出台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恰同学少年》中对教育问题的表现起到了以史鉴今的重要作用。而这一切，都得力于创作者以当代意识对历史进行的审美观照，得力于创作者的当代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

当代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还表现在一些史诗化风格电视剧的创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一分为二地反映历史，使作品尽可能兼顾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比如电视剧《秦始皇》一方面肯定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和雄才大略，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与其帝王之业相伴而生的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和家破人亡的事实。剧中的秦始皇要征用民夫修陵墓，正在举行婚礼的万喜良被强行抓走；秦始皇要修驰道，本已回归乡里被免于劳役的原秦始皇的侍卫二更又被抓差；为了加快长城的建设进度，因受伤被扶苏赦放的万喜良被再度抓到长城工地；秦始皇巡行郊野时，二更死在他经过的路边工地；秦始皇视察长城时，亲眼目睹了得知丈夫死讯后的孟姜女跳下城台自杀。该剧把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帝王欲望与普通百姓孟姜女和二更等渴望安居乐业、夫妻团圆交织起来进行叙事，很好地做到了历史视野与当代视野、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电视剧《三国》在这方面做得也比较好。在该剧中，编导挖掘了原著中没有或描写很少的孙刘曹各自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比如孙权内部增加了孙权与周瑜、鲁肃之间对刘备一方各持己见的观念冲突，以及孙权忌周瑜功高盖主而一度夺取周瑜兵权等君臣之间的冲突；刘备内部在刘备过江入赘东吴时，增加了关张二人忌诸葛亮之才恐其取代刘备而率兵围困和威胁诸葛亮的情节等，较多地表现了诸葛亮与关张的冲突；曹操内部则强化了曹操曹丕对司马懿的猜忌，增加了曹丕在争夺太子的斗争中对曹冲的

残害和继位后对曹植曹彰的猜忌和加害。上述矛盾冲突的增加或强化，显然是以超越原著的当代人的意识揣摩古人的结果，而这些表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符合历史的可能性和艺术的真实的。

当然，当代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还要特别注意分寸的把握，如果不注意分寸，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过分的当代化观照，就可能会使作品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比如《雍正王朝》主创人员的创作目的就是想从正面塑造一个励精图治的封建帝王。从这一创作动机出发，创作者对雍正在历史上的负面信息如弑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色、好饮等野史的记载就给予了或放弃回避、或轻描淡写的表现。而这种对雍正皇帝绝对正面化的塑造，却给作品造成了某种简单化和片面化之嫌，削弱了历史与人物的复杂性。此外，《汉武大帝》、《贞观长歌》等对汉武帝和唐太宗等的一味歌颂也是如此。

总之，史诗化风格电视剧以其特有的历史编年体叙事结构、宏观鸟瞰与细节刻画并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当代视野与历史视野融合等独特的叙事策略，建构了史诗化作品雄浑博大、崇高壮美的审美品格，也为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0 页。

②胡玫：《一个民族的生生死死——我拍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国电视》，1999 年第 3 期。

③宋业明：《〈延安颂〉导演阐述 寻找延安魂》，人民网，2003年12月22日，[http://www. people. com. cn/GB/yule/8222/31082/31083/2259003. html](http://www.people.com.cn/GB/yule/8222/31082/31083/2259003.html)。

④ [古希腊] 亚里斯多德著：《诗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9 页。

⑤⑧ [德] 黑格尔著：《美学》第三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24、346 页。

⑥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56 页。

⑦ 二月河：《我对〈雍正王朝〉有微词——论帝王系列与〈红楼梦〉》，《艺术评论》，2007 年第 4 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秦俊香）

责任编辑：丽萍